

2016年5月25日凌晨1时，著名女作家、文学翻译家、外国文学研究家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，享年105岁。

杨绛逝世：

世间好物不坚牢 彩云易散琉璃脆



杨绛



杨绛与钱钟书

杨绛有许多身份，但“钱钟书夫人”是最为浪漫且最为人熟知的一个。

她文笔不凡，行文淡雅。长篇小说《洗澡》被施蛰存誉为“半部《红楼梦》加上半部《儒林外史》”。

她生而安静，自带书香，高贵温婉。

90年代末，爱女钱瑗与丈夫钱钟书先后去世。相守相助，相聚相散。此后，杨绛孤身一人，思念着“他们仨”。92岁时，杨绛提笔，回忆三口之家的风雨岁月，抒写“万里长梦”。

2003年《我们仨》出版问世，满纸岁月的痕迹，笔触悲凉。在文末她写道：“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。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。‘世间好物不坚牢，彩云易散琉璃脆’。现在，只剩下我一个。”

一路风尘雨雪，一河漫长岁月。那个晚年漂泊，一直寻觅归途的孤独先生，今天“回家了”。如若无差，这正是她早逝女儿诞生的时节。

钱钟书曾评价杨绛为“最贤的妻，最才的女”。

1932年3月的清华园，杨绛和钱钟书相识相爱。那时的杨绛在群芳之中，才貌突出，深受男生欢迎。

杨绛曾回忆与钱钟书初识的情景：“他身着青布大褂，戴一副老式眼镜，眉宇间蔚然而深秀。见面时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‘我没有订婚。’而我则紧张地回答：‘我也没有男朋友。’于是便开始鸿雁往来，越写越勤，一天一封，以至于他放假回家了，我还难受了好多时。冷静下来，觉得不好，这是fall in love了。”

1935年，他们举办了婚礼。婚后两年，在英国牛津，杨绛怀了孩子。钱钟书谆谆嘱咐她：“我不要儿子，我要女儿——只要一个，像你的。”

“多年前，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：‘我见到她之前，从未想到要结婚；我娶了她几十年，从未后悔娶她；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。’我把它念给钟书听，他当即回说，‘我和他一样’，我说，‘我也一样。’”

半世的颠沛流离，二人始终相依相守。1945年，杨绛在日军传唤她时，镇定地

藏好钱钟书《谈艺录》手稿，以保证日后该书能顺利出版。历经风雨，杨绛始终站在钱钟书的身旁，默默守护。

1911年，杨绛在北京出生，原名杨季康，祖籍江苏无锡，是江浙颇负盛名的律师杨荫杭之女。虽为名门闺秀，杨绛却衣着朴素，不施粉黛。

杨绛的译本《堂吉诃德》是公认为优秀的翻译佳作。当时，杨绛本身通晓英、法两国语言，为使《堂吉诃德》翻译得更准确，她又学习了西班牙语，杨绛把翻译比作“一仆二主”，即翻译必须忠于两种文化。1978年《堂吉诃德》中译本出版时，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，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。

杨绛想试一试自己能不能写小说。1980年，杨绛撰写长篇小说《洗澡》，展现各类知识分子的“众生相”。看过作品，钱钟书说“你能写小说，你能无中生有。”1988年《洗澡》出版，这本杨绛迄今为止唯一部长篇小说，堪称是她的文学创作顶峰。

93岁，杨绛出版散文随笔《我们仨》，追忆爱女和丈夫，风靡海内外。

2005年新年，杨绛因为感冒发烧住进了医院，入院两天后，烧就退了。出院后的杨绛回家马上写下她在医院病床上想好的一个题目《走到人生边上》。这本散文集，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，评论家盛赞其文字“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”。

虽已过耄耋之年，杨绛却笔耕不辍，她又为《洗澡》撰写续作《洗澡之后》，收入怀念丈夫钱钟书与女儿钱瑗诗作的《杨绛全集》亦如期出版。5年前，百岁之际，杨绛写道：“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，到最后才发现：人生最曼妙的风景，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……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，到最后才知道：世界是自己的，与他人毫无关系。”

位于北京三里河的“家”，是被杨绛称为“旅行客栈”的栖息之所。这里简朴且毫无装饰，室内仍是陈旧的水泥地。整座楼的其他住户都安装了防盗窗，她的阳台，依旧保持开放式的模样，只为“坐在屋子

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”。

自钱瑗和钱钟书相继离世后，杨绛便闭门谢客，很少再与外界往来。她“隐居”在喧嚣的时代中，伴着女儿和丈夫的照片，孤独地生活着。

据杨绛的邻居介绍，院子里的人都说：“杨先生您能活120岁。”她听了笑笑答：“活那么久太苦。”

90年代末，杨绛的家“散了”。1995年春夏，在北师大英语系工作的女儿钱瑗开始咳嗽，只当是感冒；当年秋冬腰疼加剧，起不了床，也只当是挤公交闪了腰。直到1996年1月，她连站立行走都已困难，住进北京胸科医院，临走前还轻松地对杨绛说：“妈妈等着我，我很快就回来。”3月，钱瑗被确诊是肺癌晚期。

那时钱钟书住在北京医院，钱瑗的医院在西山，杨绛两头牵挂。

1996年11月3日，医院给钱瑗发了病危通知，钱瑗的第二任丈夫杨伟成告诉了杨绛。8天后，杨绛到北京医院照顾钱钟书，钱钟书忽然对着她背后大叫了七八声“阿圆”，然后对杨绛说：“让小王送阿圆转去。”杨绛问：“回三里河？”钱钟书摇头，杨绛又问：“西石槽？”答：“究竟也不是她的家，叫她回自己的家里去。”杨绛答应转告圆圆后，他才安静。此后，钱钟书不再呼唤阿圆，也绝口不问女儿的病情。

杨绛最后一次见女儿是1997年3月3日。第二天下午，钱瑗就在安睡中去世了。杨绛一直瞒着钱钟书，

4个月后，见钱钟书身体较好，杨绛才花了一个星期，一点一滴说出来。“圆圆现在没病了”“她没痰了”“她不咳嗽了，能安眠了”，以及她如何比爸爸舒服。其实杨绛第一天说时，钱钟书心里就明白了，但到第七天明说“她已去了”，钱钟书还是体温立即上升。“若我聪明点，还能骗你吗？”杨绛问钱钟书，当时已经不能说话的钱钟书摇头。杨绛又说：“我要写一个女儿，叫她陪着我。”钱钟书点头表示同意。

第二年年末，钱钟书去世。杨绛说：“钟书逃走了，我也想逃走，但是逃到哪里去呢？我压根儿不能逃，在人世间，打扫现场，尽我应尽的责任。”

（新浪）



内容简介

钱氏夫妇在学界德高望重，《围城》、《洗澡》两部畅销书更令他们声名远播。然而，人们对其家庭生活却了解甚少。1998年，钱先生的逝世使文化界深感悲痛。但罕为人知的是他和杨先生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(1997年)先他们而去。一生的伴侣、唯一的女儿相继离去，杨先生晚年之情景非常人所能体味。在人生的伴侣离去4年后，92岁高龄的杨先生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来的风风雨雨、点点滴滴，结成回忆录《我们仨》。